

北京的書報亭

孩子要去北京上學了，我和先生決定一家人提前幾天去，正好趁機一起到北京做個短期旅行。

在海淀區大學城找到離學校較近的酒店住下後，第二天就開啟了北京之旅。對比上海的持續高溫天氣，北京已有初秋的宜人體感。去圓明園遺址憑弔，觀荷，問園中工人討來一片剛清理出的新鮮荷葉頂在頭上，跟著一群人看松鼠在枝頭抱着一個大大的松果啃得津津有味。去頤和園，主要是看昆明湖。中年如我就喜歡看湖，也許湖面如鏡最能體現人在中年的如水心境吧。有人說少年如溪，青年如河，中年如湖，老年如海，仔細想想不無道理。人的一生，從溪水的清淺到河流的奔騰再到湖水的寧靜，最終匯入浩瀚大海。

第三天，我和先生決定去孩子就讀的大學周邊轉轉，查了一下從酒店步行到清華大學南門距離大約四點七公里。我們走到地鐵五道口站，然後再沿着成府路一直往西走就可抵達。



▲北京街頭的書報亭。 作者供图

孩子要去北京上學了，我和先生決定一家人提前幾天去，正好趁機一起到北京做個短期旅行。

在海淀區大學城找到離學校較近的酒店住下後，第二天就開啟了北京之旅。對比上海的持續高溫天氣，北京已有初秋的宜人體感。去圓明園遺址憑弔，觀荷，問園中工人討來一片剛清理出的新鮮荷葉頂在頭上，跟著一群人看松鼠在枝頭抱着一個大大的松果啃得津津有味。去頤和園，主要是看昆明湖。中年如我就喜歡看湖，也許湖面如鏡最能體現人在中年的如水心境吧。有人說少年如溪，青年如河，中年如湖，老年如海，仔細想想不無道理。人的一生，從溪水的清淺到河流的奔騰再到湖水的寧靜，最終匯入浩瀚大海。

如是見
梅 莉

一路邊走邊逛，卻意外地發現現在上海街頭早已消失的一道風景——書報亭，頓時倍感親切，激動地拿手機拍照。書報亭裏還有我曾經喜歡的文學雜誌，像《收穫》、《小說月報》等，年輕時愛讀的《讀者》、《青年文摘》，以及時尚類《瑞麗》、《時尚芭莎》、《ELLE》等雜誌。想起前不久在微博上看到一名博主嘆息《讀者》即將停刊，頓時心裏一涼，這是一本陪着我長大的雜誌，我不希望它倒下。於是，立即微信《讀者》雜誌編輯岳老師，向他求證消息是不是真的。他爽快地告訴我，肯定是謠傳，因為他們雜誌運營挺好的，前不久，還上了央媒的頭條。我聽了頗覺安慰。這些年，網絡越來越發達，自媒體、電子書眼花繚亂，紙媒生存狀況日漸下行，消失的報刊雜誌不勝枚舉，能活下去的紙媒真的不多了。

抵達清華南門時，短短不足五公里的路程，竟路過了三家書報亭，還有路人正在買報，我也順手買了最新一期的《讀者》雜誌。據說書報亭在北京最輝煌的時候有兩千四百個，到二〇二二年只剩下七百多個了。在北京街頭連續遇見書報亭後，簡直難抑心頭的喜悅，我對書報亭的感情就像對老友，因為它曾經滋養過我很多年。年輕時，還曾想辭職創業開一個書報亭呢，因為喜歡。書報亭是藏在北京細節裏的一種文明。

江南菱之味

周末，去嘉興小旅行，當天往返。沒有費勁做攻略，只是去南湖邊走走，順便吃吃當地的特色菜。我稱之為「精神吸氧」，換一個場景，呼吸一下他城的空氣，讓情緒流動起來，如此即好。

此季的嘉興餐館，家家都做同一道菜——蔥炒南湖菱。南湖菱是嘉興特產，把鮮嫩雪白的菱肉剝出來，拿蔥花爆炒一下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成了一盤清新可口的「荷塘小炒」。

菱，通常我們把它叫做菱角。顧名思義，菱是有角的。然而南湖菱卻是一個例外，它長得碧綠圓潤，兩頭無角，肉嫩，汁多，炒起來吃爽口甜脆，所以嘉興餐館個個都拿它做招牌菜。落座一家古色古香餐館的雕花木窗下，臨河吃一盆蔥炒南湖菱，江南秋之味就鋪天蓋地瀾漫開來。

江南地區，有首流傳很廣的民歌，幾乎人人會唱，歌名叫做《採紅菱》：「我們倆划着船兒採紅菱呀／採紅菱呀／得呀得郎有心／得呀得妹有情／就好像兩角菱／從來不分離呀……」這首愛情歌謠裏唱的是紅菱。和無角南湖菱不同，紅菱是有角的，且有四個角。有年秋天，我去昆山錦溪古鎮旅遊，沈從文曾形容錦溪宛如睡夢中的少女。擇了清晨八點前往，一窺究竟。彼時，古鎮已經甦醒，在巷口遇到一個賣四角紅菱的阿婆。她把紅菱浸泡在水盆中，紅艷艷的，彷彿少女酡紅的臉頰，新鮮誘人。阿婆講，這種水紅菱，又叫「蘇州紅」，剝開果肉，和毛豆一起炒，彷彿秋天就被你吃進肚裏去了。中午的時候，我在錦溪一家農家樂，點了盤「紅菱炒毛豆」。吃着「秋天」時就在想，

錦溪阿婆好像一位詩人呢。

亦想起多年前的一個秋日，和姐姐一起去看望郊區的一位朋友，朋友帶着我們坐上他家的小木船，划進菱葉田田的小河中。船搖，水蕩，一池碧水閃着翡翠般的光彩。我們邊划着船，邊唱起了採菱歌，把手伸進水裏，一俟採到了菱角便像中了獎

似的，萬般興奮，笑聲和歌聲蕩漾在如水的秋光裏。因為採摘的時間有些晚了，菱角的肉質已經偏老，老菱肉硬，一般不會剝開炒着吃，而是直接連殼帶角地煮，煮熟了菱角的外殼顏色由青色變成褐色，牙口好的一咬咬成兩半，老菱肉有嚼頭，粉酥略帶甜味。牙口不好的則拿刀剝成兩半，吃起來就不費牙齒，如糖炒栗子一樣可以當作秋日的休閒零食。

《紅樓夢》金陵十二釵副冊裏有一位香菱姑娘，每每吃菱角的時候總會想到她。香菱生於江南姑蘇，不幸四歲被拐，從此命運改變，成了薛蟠的一個小妾。薛蟠新娶的妻子夏金桂看她不順眼，故意找茬說菱角不香，說「香菱」這個名字「不通之極」，非要她改名叫秋菱。香菱反駁道：「不獨菱角花，就連荷葉、蓮蓬，都是有一股清香的。但它那原不是花香可比，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，那一股清香比起花兒都好聞呢，就連菱角、雞頭、葦葉、蘆根得了風露，那一股清香，就令人心神爽快的。」——的確，菱葉根植污泥之中而不染半點污穢，菱的味道是需要慢慢品的，它們的香，不似桂花那般濃郁，而是淡淡的暗香，浮動在清澈甘洌的水色秋月裏。

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，中韓兩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。轉眼已過去三十年，現在回顧一下中韓建交前後一段歷史，或許不無意義。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，錢其琛外長赴漢城（今首爾），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。這是中國外長多年來第一次前往漢城，引起國際上廣泛關注。

本來參加此次會議，是為了解決中國加入該組織問題，而且中國加入獲得一致通過，但客觀上了解到韓國對中韓建交的迫切性。盧泰愚主張「北方政策」，只有與中國建交，才有利於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和平。總統在集體會見與會各國外長後，單獨會見了錢其琛，明確表示希望韓國與中國繼續改善關係並盡快建立外交關係。會見當晚，韓國青年體育部長又找到錢其琛下榻的酒店，把一把金鑰匙作為禮品送給錢其琛，並表示希望用它開啟韓中建交的大門。

漢城歸來，錢其琛召集會議，並說看來中國與長期隔絕的韓國建立外交關係，條件已經成熟。當時，曾長期與韓國互不來往

的蘇聯和東歐國家，已經先後和韓國建立了外交關係。中國與朝鮮半島的相連，這一地區的和平穩定，對中國來講至關重要。中國雖和韓國交過惡，但事情已過去幾十年。而且中國執行改革開放政策，要求外交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。考慮國內國際局勢的變化，中國開始做與韓國建交的準備。

一九九二年四月，韓國外長李相玉來北京出席亞太經社理事會第四十八屆年會，錢其琛外長會見，雙方除會務問題外，還商定分別組成大使級代表團，為進一步改善中韓關係進行磋商，實際上就是建交談判的開始。

韓國自一九四八年建國以來，一直和台灣保持「外交關係」，韓國社會上也存在較強親台勢力，主張對台灣不能「背信棄義」。在此情況下，與中國談判建交，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。韓國強烈提出，大使級談判要秘密進行，地點最好在北京。我們尊重韓方要求。

為了保密，我們為選擇談判地點也費

了一番功夫。在一般酒店，耳目很多，難以保密。選來選去，選擇了釣魚台國賓館十四號樓。它在群樓圍牆之內，別人難以探訪。而且十四號樓在釣魚台國賓館的一個角落裏，比較偏僻，外界難以窺裏面在做什麼。

韓國代表團對保密十分認真。他們來北京不是一起來，而是分散到達，有的人白天到，有的人夜晚到。談判在樓內，他們很少出樓。一次建議他們去不遠的頤和園看看，在閉門之後去，不會引起外界注意，但他們考慮再三還是謝絕。

談判進行了兩輪，每輪三四天。中方提出，韓國如承認一個中國原則，與中國建交，必須與台灣「斷交、廢約、撤館」。韓國代表團一段時間雖計價還價，但最終表示，這一問題需要請示國內。

本來預計談判要持續到年底，現在看來可以提前結束。考慮國際上的慣例，中方建議第三輪會談在漢城舉行，韓方開始不太同意，經中方說明，最後還是同意了中方的意見。中方代表團準備行裝出發。

但繞道香港，到達漢城時，機場出口處卻沒有人接，原來為掩人耳目，韓方人員躲到機場一個角落裏。雙方人員見面，分外高興，韓方安排的酒店也遠離市區，乘車走了近一個小時。

在第三輪談判中，韓方明確表示，同意中方關於「斷交、廢約、撤館」的立場，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，韓國將與台灣「斷交」。至此，中韓雙方就中韓建交問題達成完全一致。

經過準備，中韓雙方選擇了八月二十四日簽署建交協議。當天上午，隆重的簽字儀式在釣魚台國賓館芳菲苑舉行，錢其琛外長和李相玉外長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建交協議上簽字，中韓自此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。這一消息很快通過媒體傳向全世界。

一個月後，盧泰愚總統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，受到熱烈歡迎。

中韓建交，是中國外交與時俱進、改革開放的成果。從韓方看，盧泰愚總統是有遠見的。

時地人

梁貝爾

街市一趟，刮目相看。



香港打風記



君子玉言
小 杏

日前香港遭遇八號風球「馬鞍」。我向港友祝賀喜提「風假」，友心照不宣。香港稱颱風為打風、掛風球。我在香港這幾年，遇大大小小打風二三十次，其中八號以上風球十幾個，二〇一七年的「天鴿」、二〇一八年的「山竹」更達十級以上。回歸以來，香港遭遇八號及以上風球有據可查。大致數了下，自一九九七年七月到今年八月共四十三次，其中九號以上十次。

「風球」由來於一八八四年，香港以圓柱形、球形和圓錐形（俗稱「風球」，單個重達二十五公斤）為信號，向船隻發布颱風消息。每逢颱風到來，把風球掛到尖沙咀水警總部小山丘的架子上。颱風迫近時，鳴炮警告烈風將吹襲本港（後來改用燃放炸藥的巨響至一九三七年）。一九一七年，初次使用編號代表風暴。其後幾十年間號碼的含義一直在變，直到一九七三年確定了一、三、八、九、十號這五個颱風信號級別，一號為戒備信號、三號為強風信號、九號代表烈風增強、十號為颶風，八號則取代過去的五至八號，表示烈風自東北+西北+東南+西南四個方向而來。但市民仍習慣用「風球」稱呼颱風預警，保留至今。

一旦掛八號風球，意味着近海平面處現在或預計會普遍受到烈風

或暴風吹襲，持續風力六十三至一百一十七公里／小時，陣風或超一百八十里／小時。按天文台指示，懸掛八號風球後全港停工停課、部分停業，路面交通停止運營；股市停止交易；「市民應盡早回家，避免在街上逗留」——這就是「風假」。颱風可怕，但「風假」成了上班族、上學族的「另類福利」，感覺假期白白賺到了。有的風球，既不給假，又把好好的假日佔去，比如二〇一七年至去年，五年十次八號風球，只有三次風假，其餘均與節假日重疊，很不「討喜」。

風球也意味着會造成一定經濟損失。每次颱風過後，天文台匯總各方面統計數字，估算並公開經濟損失，「天鴿」帶來損失約十二億港元，「山竹」造成損失達四十六億元。所以天文台為避免誤報，發出風球預警特別謹慎。不過颱風喜怒無常、行蹤詭異，預警不免有些誤差。掛遲了，市民來不及回家做準備；掛早了，卻可能掛了個寂寞。去年十月，有紀錄以來首次三天內兩度掛「八號」風球。先是「獅子山」，被抱怨黑雨警報「過遲發出」。六十小時後「圓規」又來，早早掛起八號近一天，成為十月份最「長情」「八號」，表現卻比「獅子山」溫柔得多，風雨並不兇猛。記得我與盛智文先生約茶敘，就因為「圓規」改期。

經歷幾次颱風後，有了點「非專業認識」。颱風來臨前，往往悶熱難耐，空氣似乎都靜止了。天象



▲玻璃窗用膠條貼上米字或十字。 中通社

人與事
延 靜

中韓建交回眸（2）